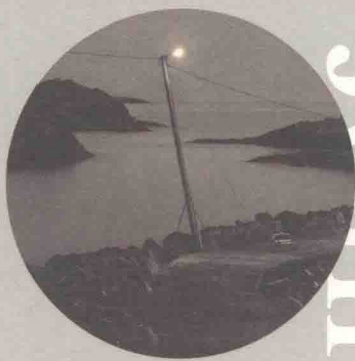


语言大师的艺术经典、“框架三部曲”之三



雅典娜

Athena

〔爱尔兰〕约翰·班维尔 著 陆剑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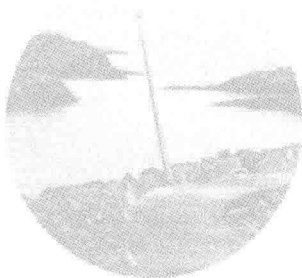
John Banville

雅典娜

Athena

〔爱尔兰〕约翰·班维尔 著 陆剑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雅典娜/(爱尔兰)班维尔(Banville, J.)著;陆剑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1

(框架三部曲)

ISBN 978-7-5327-7018-2

I. ①雅… II. ①班… ②陆… III. ①长篇小说—爱尔兰—现代 IV. ①I56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51872 号

JOHN BANVILLE

ATHENA

Copyright © 1995 by JOHN BANVILLE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ED VICTOR LTD.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6

by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STPH)

All rights reserved.

图字:09-2011-738 号

致安东尼·雪儿

亲爱的，如果言语能够触及你正在受苦受难的世界，无论这是个怎样的世界，请你细听，细听我的满腹倾诉。苦闷压抑的年关再次悄然而至，我独身一人在街区昏暗阴沉的街道上徘徊游荡，脑海中浮现的都是你，我本来以为，在想象中凶恶的目光下，要盯着一个物体看很久是不可能的。是你，还是你。黄昏更兼细雨，点点滴滴，仿佛仅仅是暮霭沉沉的空气附着在一起，在泯灭的灯火下斜斜地飘落，等待被定格在记忆的风景里。傍晚时分，城市显得如此陌生而萧索，那些人，他们都去了哪里？突然之间，消失得无影无踪，仿佛我的到来肃清了整条街道。一辆汽车从我身后骤然窜出，轮胎擦过狭窄的人行道边缘，发出刺耳的摩擦声。我不得不停下脚步，闪身嵌入路边的某个门框，悻悻然为它让路。这个狡猾冷漠的东西在卵石路上一路颠簸，散发着邪恶的不祥气息，司机像个不知名的木偶般高高地端坐在雨水斑斑的挡风玻璃后面，一动不动。在低沉的宛如闷笑的噪音中，车子从我身侧急速驶过，向一条窄巷猛冲而去，车尾排出一团废气，散发着棒棒糖般粉色光泽的尾灯在暮色昏沉中迷蒙了我的视线，让我有丝眩晕。是的，这是我的时刻，一点没错。宵禁时刻。

一想起你，另外三样事物的画面也像变戏法般不由自主地涌入我的脑海：奄奄一息的鱼的喉管，我将拇指猛然刺入其中，内部粒状的触感宛如你身体最隐秘的私处，还有与这相似的第三个联想，某位伟大的女高音歌唱家——叫什么来着——在吟唱舒伯特《年轻的修女》^①中第二首颂歌时久久地保持着那个高音（哦！黑夜！哦！暴风雨！），喉咙深处在不停地震动。当然，除了这些，还有很多其他联

想，但这三种感觉却是留给我印象最深刻的，也是在我记忆中保持最长久的。我自己也不知道原因，不知道为何偏偏是这三种事物（在此，我也要向你表示歉意，抱歉将你和那条鱼联想到了在一起。那条鱼是我小时候抓到的，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抓到过什么鱼，虽然过去这么久了，但我依然记得它，那可怜的小东西被网兜从它的安乐窝里捞出来，完全暴露在空气中，不停地颤动，垂死挣扎着）。当你回想起我的时候，我会以何种形象出现呢？我几乎不敢多想，会不会是个有孔眼的独脚架，被高高地举起，慢慢地从地板上向你那里滑去，毋庸置疑，多半是诸如此类的怪异情景。然而，在那所老房子的中央，在那间隐秘的白色房间里，我俩的举动是多么惊心动魄，我们构建了多么不可思议的琼楼玉宇。十月的某个下午时分，在充沛的秋日阳光下，你我全身赤裸，肉体泛着闪亮的光泽，悄然无声地翻云覆雨，塑造只属于我俩的私人殿堂，宛如紧密相连的双子座之星高高俯瞰着我们。我依然记得摩登曾告诉我他的一个熟人建筑师的故事，这家伙在乡下某个地方耗费巨资将那一带夷为平地，却机缘巧合在围墙中间找到了隐匿其中的小教堂，这座小教堂已有几个世纪的沧桑历史。教堂宛如鸡蛋般紧密坚固，无懈可击，摩登赞叹，太不可思议了！说完放声大笑一番。我突然想到了我们。

我告诉自己，我们有过欢乐时光，只是现在结束了。你是否一直期待从我身边逃离，坦然自若地保持着蓄势待发的姿态？现在的我突然意识到，当我心惊胆颤地将你紧紧拥入怀里时，你的目光却似在回首遥望，就像要启程远行的人，在出发时不由自主地徘徊流连，你所抛弃的一切早已淡出了你的视线，即便真实地呈现在你面前，也徒然

① 德国作曲家舒伯特 1825 年创作的一首以宗教内容为题材的艺术歌曲。

变成了记忆的碎片。你是不是也是这出阴谋的一部分？也是他们的一分子？我想知道。我真的很想知道。我们是不是已经重获自由，安静无扰地置身于我俩那精妙绝伦的神殿中，仿佛重返往昔岁月。然而，事实真的是如此吗？在怀疑的小门开启之前，我头脑中的思绪早已从某道恐慌的缝隙中跳将出来，砰地将那扇门甩上。理智用它那嘲弄的口吻坚持你熟悉内情，参与了整个阴谋计划，就像他们说的那样：你就是阴谋的一部分。但是，理智除了能认识它自身，还知道些什么呢？这些日子以来，我更愿意陷入下脑^①带来的黑暗和混乱中，下脑也被称为情感中枢。是的，情感，这个词到目前为止我引用得不多。我觉得自己就像个害了相思病的小伙子，一下子欢呼雀跃、头晕目眩，你的离去让我如释重负——对我来说，你的存在如此强烈，让我无法承受，然而，一下子我又悲痛欲绝、伤心欲碎，你的离去带来的后果是如此沉重，我觉得自己无法经受失去你的煎熬。在这种情绪的折磨面前，我屈膝下跪，噤若寒蝉。有时，我的大脑履足了它所经历的痛苦，暂停了对你的想念，然而，失去你的痛楚却没能减轻一丝一毫，这时的我只能在内心来回踱步、拍拍口袋，茫然无措地窥视内心深处那阴暗的角落，试图分辨到底是哪里出了错。这种状态，就像得了某种慢性疾病，疾病日益损耗着身心，让人躁动不安，却又兴奋莫名，就连血液中也流淌着持续的战栗，然而，这种兴奋下一刻就会变为倦怠和疲乏。有时候——当然，我不想演出夸张的情节剧——有时候，特别是在黄昏和黎明的时刻，想到因为失去你，我也将不久于人世，在这样的困扰痛苦和激动焦虑中，我会完完全全迷失自我，从地

① 科学家认为人有两层脑，即上脑和下脑。上脑也叫“有意识脑”，分布于大脑皮层上部，主管智力活动，是脑最进化的部分。而下脑称为“潜意识脑”，分布于大脑皮层下部，负责无意识心理活动（如欲望、动机、情感等）和植物神经活动（如体温、血压、消化、化学平衡等）。

球的边缘盲目无措地跨出一步，永远地离开尘世，一劳永逸；与此同时，我却依然觉得自己从来没有如此鲜活生动过，如此富有生命力，对事物的感知如此敏锐，我的整个身心都全然暴露于世界火热沸腾的粒子涌动中，就像剥离了皮肤上那层精巧的保护膜。雨水静静地穿过我的躯体，宛如接受一片中微子的洗礼。

杀戮已经停止。几周以来，警察没有再发现新的尸体。这种现象令我感到困扰。谋杀开始于我俩相逢的时候，现在你走了，谋杀也停了。我知道这听上去很愚蠢，但我还是禁不住联想这两者之间存在某种联系，当然不是直接的联系，很有可能是我们的鲁莽放肆惊扰了某种物质，破坏了空气中某种隐秘的平衡，由此触动了那个倒霉蛋（不管他是谁）错综复杂的神经腱末梢，鬼使神差地擦枪走火，驱使他拿着绳索和利刀，在夜阑人静时，行凶作恶。这种想法是不是很愚蠢？我确信自己见过这个凶手，虽然自己没有意识到。当我在街上漫无目的地晃荡时，我偶然发现了他，却没能即刻认出他。多么可怕的想法！

我的头痛也停止了。疼痛潜伏于脑中，凶手逍遥于黑夜。如果我愿意，我能将所有的事物都安排到某个宏大神秘的议程上，巨细无遗地将它们联系起来，如果我愿意的话。

柯姬姨妈将她所有的财产都留给了我。（看到了吗？——一段逝去的恋情，一间上锁的房间，现在多了一份遗嘱，终究我俩还是陷入了相似的境地，同病相怜。）柯姬姨妈留给我的钱比我想象中的多出许多，简直算得上是一笔巨资，狡猾的老东西，这肯定是她最后仅存的棺材本。现在我想知道柯姬姨妈是不是认为我所觊觎的仅仅是她的钱，希望她没这么想。在我看来，在她走向生命尽头的最后几个星

期，坚持陪伴在她身边，和她一起度过那段愁多夜长的日子，无疑是我生命中唯一可算得上纯粹的善举，在天使那巨大的记录着人类所作所为的黑色名册上，这难得的善举或许能稍微抵消一些我犯下的罪孽。当然，我也不会否认这笔意外之财还是让我心满意足、愉悦非常，特别是当摩登大肆鼓吹所有交易是如何诚实无欺、光明磊落的同时（他还想当然地认为我对这一切深信不疑），他却逃之夭夭，消失得无影无踪，丝毫没有对我遇到的麻烦作出任何赔偿，在如此艰难困窘的时刻，柯姬姨妈的这笔遗产尤其显得弥足珍贵，解决了我的燃眉之急。我的麻烦……钱这玩意儿，真是非常有意思：当你一贫如洗时，你整天对它魂牵梦萦，当你终于如愿以偿、小有所获时，你却不明白为何当初它会显得如此重要。简而言之，柯姬姨妈死于中风（当然死因是我杜撰的）解决了我的生计问题，至少我不再为日常开支发愁。我觉得头晕目眩、轻飘飘的，这种感觉非常诡异，就像手上拿了重物，过了很长时间卸下时，肌肉上残留的悸动。

这真的非常讽刺，柯姬姨妈是唯一那个始终鼓励我找份工作有所作为的人，但是现在有了她的遗产，我再也不用外出谋生了。她都在寻思些什么呢？也许是我，也许是某个阿猫阿狗的宠物乐园。“一事无成，你真是个废物，”她总是用欢快的语气故意一字一顿地念叨，“是啊，一个废物，和你父亲一模一样。”她总是如此直言不讳，并不是存心要出口伤人，事实上，话语中提到我的父亲隐隐流露出她悔恨的赞许，据我所知，柯姬姨妈对我父亲那个老小子始终怀有爱慕之情。她的言外之意是父亲和我都是挥霍无度的所谓半吊子艺术爱好者，即便在她眼里，父亲和我确实具有某种特殊的艺术气质。关于“挥霍无度”这点，她说得完全没错。我已经浪费了生命中最精华的部分，周而复始地重蹈覆辙，翻出陈年旧事，在无穷无尽的优柔寡断和懵懂混沌中沉沉浮浮。现在，到了四十不惑的人生时刻，我冷静而

理智地面对世界，发现自己如果不是重新回到了孩提时代，就必然是经历着我的第二次青春期——看看所有这些男欢女爱的玩意儿，性激素不停地分泌嗤笑叹气，也许还应该爆发一大片青春痘来应景。

现在我意识到，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柯姬姨妈不厌其烦的督促，当然再加上我本身自然的（或许应该说是“不自然的”）好奇心，招惹了摩登和他那些藏画，引狼入室、引火烧身。我依然不清楚他是如何知晓我的存在，因为我早已改名换姓（根据更改姓名的单边契据^①，真的，我真的去办了这个手续），其他所有的一切也都做了相应的改动。事实上，是摩登的属下法兰斯最后嗅出了我的踪迹，天知道他动用了什么迂回狡猾的渠道。对故弄玄虚和突然袭击，摩登总是怀有特别的偏爱，一看到他，我就意识到了这点，他喜欢误导，嗯，误导他的受害者，可以这么说，他表面上总是装出一副蒙昧无知的样子，引诱误导对方，然后又突然表现出醍醐灌顶、洞悉一切的样子。他的眼中闪烁着对金钱的强烈欲望，浑身上下隐隐散发出危险的恶意，这些都让他带上了江湖骗子的嘴脸。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情形仍然停留在我的记忆中，隐约笼罩在苍白可怕的光泽下，感觉就像舞台上的烟雾正在慢慢散开，一盏绿色的灯泛着幽幽的光，突然间，伴随着帷幔中的骚乱和扯动，洪亮的声音破幕而出：啦啦！

我是第一次来到那个街区，至少是我意识里的第一次。九月初秋某个下午，那种独属秋日如梦似幻的午后时分，镶着金边的云朵在一望无垠的天空中悠游飘荡，空气清冷明快，仿佛抹上了淡淡的蓝色。河流依然散放着夏日的臭味。每年这个时节，世界都会显得更为辽阔、博大而深邃，突如其来的季节更迭降临到拥挤喧扰的街道上，今天，甚至连终日熙熙攘攘的繁忙交通也似乎被这崭新的季节威吓住

^① 指只有一方执行的契约，尤多用于个人改名时。

了。走出天鹅小巷巷口的阳光，闪身避开冲我狂按喇叭的公共汽车，我突然发现自己陷入了稀疏而寒冷的阴影里，这种阴影就像掺了水的墨汁，我不得不停下脚步，稍息片刻，让眼睛适应这昏暗的光线。现在，每当回想起那个地方，我总是觉得它浸润在漆黑晦暗的阴影中，在我的脑海中，即使穿梭在窄巷和卵石路上的你的身影，也无法驱散这朦胧暗淡微微闪光的气氛，这种气氛充溢着我全部的回忆空间。

房子叫……那个地方叫什么来着？对，房子在路易^①大街上，听上去名副其实。它看上去如此陈旧破败，以至于一开始我觉得自己肯定找错了地方。房子是连栋房屋中的一大幢，日益腐烂的窗户，磨损严重的台阶，宽大的后门垂落在铰链上，整个房子给人灰蒙蒙、惨兮兮的印象。我按了按门铃，悄然无声，又敲了敲沉重的门环，想象自己察觉到里面传来一声闷笑。我等在门口，脸上挂着心不在焉、冷淡茫然的神情，这种神情往往是那些等待之人所必需的，至少，是我所必需的。接下来又是一个必须履行的仪式化动作：退后一步，昂首打量楼上的窗户，冲人行道皱起眉头，然后又打量一遍窗户，同时脸上慢慢地表现出暴躁易怒的表情。空无一物。左边是用栅栏隔开的一片地皮，上面铺着碎石，几个空空如也的亚麻包装袋，还有一丛欣欣向荣的紫色醉鱼草，右边是一个污秽不堪、光线昏暗的小店，仿佛高高耸起了它的肩膀。我走入小店，里面弥漫着猫臊味和茶水存放过久而散发出的浓烈味道。我们真的需要这些吗？这些具有地方特色的细枝末节？是的，我们当然需要。这种小店，总会有那么个驼背干瘪的老太婆，透过透明硬糖瓶子，眯起眼睛打量我，在她身后那个暗淡的门框仿佛是通往地狱的大门。在我正考虑选用什么恰当的言词开口询问时，身后传来了轻轻的错落脚步声，我转过身去。事情就这么开始

^① 原文为 Rue，英文中解释为“悔恨，后悔”。在法文中 Rue 有“街道”的意思。

了。一溜蓝色的香烟烟雾喷在我的脸上，宛如展开的利爪猛地向我袭来，他身后甜蜜温和的阳光洒满整条街道，夹杂着一片斜斜的乔治·德·基里科^①画中的阴影，仿佛断头台上的刀刃那样凛冽锋利。是法兰斯，这个毒贩子，他有S形的身板，高高瘦瘦，胸部凹陷，走路一瘸一拐，衣衫褴褛，扁平的帽子下面是稀疏的红发，脸形瘦削，宛如尖尖的凿子，目光闪烁，咧着嘴角，露齿而笑，薄薄的苍白的下唇抿成一条线，几乎看不到嘴唇的存在，他叼着一个烟头，烟头上软弱无力地垂下一寸烟灰。在还没将目光投射在他身上时，我就已经觉得自己认识他，或者——我也不知如何解释——至少他早已认识我。“莫罗先生！”他用一种猎人认领猎物的语气称呼我，伸出一根手指作手枪状戳向我的前胸。莫罗^②，是的，是我现在的姓，我之前有没有提到过这个？这个姓蕴涵着淡淡的希望和未来意味，当然，从威尔斯^③作品中获得了灵感，并且与之呼应。与挑选姓相比，找寻一个合适的名字就困难多了，我反复把玩衡量着诸多离奇古怪具有异国风情的候选名，例如“费尔多恰”，在古语里面的意思是“黑暗之人”，还有诸如“富兰克林”^④，解释为“自由之人”，还有“弗莱彻”^⑤，那个著名的岛国居民，还有“费尔南多”，暗示着短剑和毒酒杯，甚至还有

① 乔治·德·基里科（1888—1978），意大利著名的现代画家，形而上画派创始人。

② 英文原文为“Morrow”，是另一个英文单词“Tomorrow”（明天、未来）的后半部分。

③ H·G·威尔斯（1866—1946），英国作家。以他的科幻小说而著名，如《时间机器》（1895年）和《星际战争》（1898年），他还写了历史及科学的普及读物。

④ 英文原文为“Franklin”，在古德语中是“自由人”的意思。同时富兰克林也指美国著名的政治家与科学家本杰明·富兰克林（1706—1790），他曾说过：“放弃基本的自由以换取苟安的人，终归失去自由，也得不到安全。”

⑤ 和“皮特开恩群岛”有关。皮特开恩群岛是一个由五座岛屿组成的南太平洋群岛，其中只有一座岛屿有人居住。该群岛也是英国在太平洋地区剩下的最后一块海外领地。小岛之所以出名，是因为岛上居民的祖先都是英国邦蒂号（HMS Bounty）轮船上的叛变船员。其中包括了船上的大副弗莱彻·克里斯。

“费奥多”^①，但这个名字的寓意对我来说实在太过直白。到了最后，我还是勉强接受了这种事实。我承认，自己对新身份还没有完全适应——至少对这个新的身份证明还不能全然接受，当别人称呼我时，我总有片刻犹豫。我注意到法兰斯捕捉到了这泄露我底细的短暂躊躇，他就是一个能注意到此等细枝末节的家伙。“现在就跟我来吧，怎样？”他问我。我同他一起走出商店，突然间有种错觉，店里的那个老女人将会永远地伫立在柜台后面，微微地、耐心地扬起她那年迈衰老、布满愁容的脸庞，神情恍惚，一动不动，宛如雕塑般遁入永恒，亘古期待着我那呼之欲出的平庸问题。

我们走上阳光明媚的人行道，法兰斯斜着眼打量着我的双腿，嘬起嘴露出微笑，仿佛发生了什么可笑的事。“我们从楼上观察你好一会儿啦，”他说着指了指楼上的窗户，“我下楼的速度显然不够快。他们告诉我，耐心是一种美德。”淡淡的微笑变为露齿窃笑，他的嘴角咧得如此之开，仿佛就要碰到两边的耳朵。

一条大狗不知从何处窜出，黑色的针毛根根竖起，富有光泽，尖尖的耳朵高高耸立，它在我们脚边轻快无声地跑动，如影随形。

我们在房子前停下，法兰斯弹去烟头，掏出一把大钥匙，抖抖晃晃地插入锁眼，推开摇摇欲坠的后门，手臂猛地一挥，邀我入内。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个高大的白色门厅，门厅里洒满斑驳的阴影，铺着凹凸不平的砂岩石。后门合上的声音发出了轻微颤抖的回响，在我们耳边叮叮地激荡。扑鼻而来的是胶画颜料、陈腐石膏混杂着碎石头屑的味道。一道装有扶手的楼梯，迂回曲折地向上蜿蜒盘旋，如此纤巧，让我情不自禁联想到了你肘部和手腕中间的那片肌肤。楼梯轻盈

^① 英文原文为“Fyodor”，是“Theodore”的别称，在希伯来语中意思是“上帝的礼物”。

地往上盘绕，从顶端高高的窗户洒下轻柔的银光。我们一步步向上攀登，脚步声在阶梯回荡，那条被我们忽略的狗紧随我们的步伐，爪子敲击着未铺任何地毯的光裸梯板。“这些楼梯，”法兰斯抱怨，“简直要了我的命！”虽然我才是其中气喘吁吁的那个。他突然转过身，扬起手臂，冲那条狗虚晃了一下，欢快地大吼，“普里斯你这该死的畜生，滚到地狱去！”而那条狗只是崇拜仰慕地望着他，龇牙咧嘴，露出湿漉漉、粉嘟嘟的舌头，一脸呆样。

我们在顶楼停了下来，头上方是穹形圆顶，石膏斑驳，层层剥落。我感到法兰斯仍然用那种压抑的调笑打量着我。我挺直双肩，装作对建筑本身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几扇白色紧掩的门后是个带有围栏的环状阳台。我觉得自己就像可怕的蓝胡子的最后一任妻子。法兰斯走在我前面，他似乎只用脚后跟走路，懒懒散散，有气无力，忽快忽慢，每一步都跨得很大，就像那种刚刚学会直立行走的动物。那只跛足看上去根本不是什么问题，反而像是在他的脚底下安了根弹簧，使他的步伐变得更为灵活敏捷。他打开一扇白色的大门，像刚才一样站在旁边，挥了挥手，邀我入内。“伙计，我们到了。”他得意洋洋地说道，嘴角发出轻蔑傲慢的“咔嗒”声。好吧，现在就像个男人一样握起拳头，我对自己说……不，我当然不会这么做。我迈出步伐从他身边经过，那条狗仍然跟在我的身后，我能听见它急促的喘息，就像脆弱的引擎剧烈运转时发出的声音。我对狗从来就没什么好感。

生命中有些瞬间，就在——

哦，不，不。这里我们将省却对宿命和岔路的专题讨论，诸如此类命里注定等哗众取宠的空话。生命中没有什么瞬间，只能源源不断地往前漂流，我要告诉自己多少次如此简单的道理？那天，我无法阻止自己跨入那个门框，就像我无法停止自己的呼吸，无法遏制淋巴在身体器官中运转，我这样解释，并没有暗示自己受到了强迫威胁，尽

管这种强迫威胁确实实在法兰斯调侃玩味的凝视下隐隐闪现，在这种目光下，我觉得自己丝毫没有反抗的能力和欲望。如果我真的受到了胁迫，那么一切就会变得简单多了，但是，事实上我并没有这种感觉，我真正想表达的意思是：那天，我没有停下脚步、没有转过身去，而是直直往前，终结了所有其他可能性。事情发生了，就这么发生了。如果存在其他的世界，所有行为都有另外的可能性，每一种可能性都原原本本地上演，而我们对此却一无所知，只能听之任之。即便我感觉到不祥之兆的蛛网轻轻拂过脸庞，我依然难挡它的诱惑，不可抗拒地被它的力量牢牢牵引，这种力量从我诞生那刻起就在无数琐碎的小事中聚集壮大，即便以前从未发挥过致命的影响，但是今天它却依然能将我猛然淹没，我只能选择经受抗争的磨砺，就像它会鞭策我走向其他宿命的可能性，最终我走到生命的尽头，自我意识的镜子顿时摔得粉碎，永远消失在那支离破碎的幻影中。这就是我的生命旅程。我觉得自己经历的生命轨迹，自始至终都有它自己的意识，它支配引领着我的一举一动，宛如牵着一头蛮牛走向宿命中的屠宰场。

我所处的走廊，又低又宽，充塞着各种杂物。又见白墙，那种奇特、沉闷、生硬的白色，白色中似乎掺杂着淡淡的黄色，这种颜色是房子内部装修的基色。在我一开始模糊的意识中，这些四散各处叫不出名字的杂物都具有相同的质地，浸润在相同的阴影中。那些放了几十年的垃圾（也许已经有几个世纪那么久了）在我的眼里就像一堆堆捆扎在一块儿微微泛黑的云团，或者是那些用湿纸浆和胶水糊起来的装饰物上那巨大干涸的颜料污迹。在这些杂物中举步维艰时，我突然有种感觉，这些东西或许不仅仅是经年累月囤积下来的垃圾，而是这个地方本身挤压形成的陈渣残屑，是墙壁在缓慢的内部分解腐烂过程中自然沉淀下来的凝固泡沫。到了后来，当我在这些废物中翻箱倒柜时，我甚至觉得它们特意为我保留了这种干燥易碎的质地。有的时候

候，我会有种错觉，经过和它们长时间的接触，我自身也开始缓慢地腐朽崩溃，逐渐粉身碎骨、人去楼空，身后只留下一堆奇形怪状、无从辨认的零零碎碎。法兰斯在我身后轻快地咒骂，一脚踢飞挡路的纸板箱。“上帝啊，”他叹了口气，“这个地方，这个地方，真是……”

前方的走廊有点歪斜——事实上，整幢房子都是七高八低、曲里拐弯的模样，某个角落会突然倾斜松垮下来，按照摩登的话说，这是房屋下沉的结果。他在说“下沉”时，仿佛让这个词本身散发出了地狱般的回响——刹那间，我的面前又出现了一道门，这次的门开了一道两英寸的缝，像这样虚掩的门总是让我忐忑不安，它们看上去无所不知，具有某种启发暗示的意味，就像一只正欲眨眼的眸子或者是一张忍俊不禁的嘴巴，门后射来一片强烈奇怪的白光，从那道小小的缝隙中泄漏出来，仿佛里面有镁粉在熊熊燃烧，火花四溅。然而，这仅仅只是日光，透过两扇高高悬垂的窗户洒落下来，乍一眼看上去，那两扇窗仿佛都有一丝倾斜。门里面的房间很高很通风，像是某个画室，天花板上用绳子系着一个满是竹竿和滑轮组成的物品，就像是用来烘干洗涤衣物的架子，还有一张宽大的白床单，看上去脏兮兮的，仿佛很久以前被整个铺展开，被单一角从窗框的一端成褶皱状地垂落到地板上，营造出一种荒诞诡奇、不可名状的戏剧性效果，这种效果让我有久违的熟悉感。所有的一切——高大的房间，浓重的白光，塌陷的窗棂——都像雅克·路易·大卫^①革命肖像画中的背景。摩登顺着我的视线，开口说道：“让你想到了《网球场誓言》^②那幅画，

① 雅克·路易·大卫（1748—1825），法国古典主义画家。画风严谨，技法精工，是新古典主义画派的奠基人和杰出代表。

② 雅克·路易·大卫创作的一幅名画，表现的是1879年6月20日法国大革命期间“第三阶级”自组的“国民会议”在凡尔赛宫旁边的网球场发表制宪宣言的事件。